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女仙外史 第六十一回 劍仙師一葉訪貞姑 女飛將片旗驅敵帥

卻說公孫大娘同滿釋奴屯兵在高郵，時當夕陽初暝，見高郵湖之極西，空中有片非煙非霧、非雲非霞、蔥籠縹緲。依稀像華蓋之形，指與飛娘道：「此有謫仙子在其下。汝看縹緲之氣上升，而其下垂，若有千絲萬縷，為彼之珊瑚者。此蓋出自泥丸，乃夙生之靈炁，即如漢高為赤帝子，其上有紫雲，同一理也。」飛娘道：「半空若有虛微之炁，至下垂之絲縷，則茫然不見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仙眼方能見之，凡人不能也。此用與煙霞之氣大異。煙霞無著，故隨風而散。此炁之絲縷，與本人之神氣相聯屬，人之東則炁亦東，人之南與北，則根亦隨之而遷轉。鬼神一見，知非凡人，遇有災難，必然護持，所以得逢凶化吉。」飛娘道：「然則帝師之永當何如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此照當於微時求之。如呂后望雲而即知劉季之所在。若帝師已登九五，炁已斂藏，不復顯著，亦如漢高已得天下，未聞又有雲氣覆其上也。我與汝當往訪之。」飛娘道：「亦同滿將軍去否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彼尚無道術，不能隨我行走。一去即回，無庸與彼說知。」飛娘大喜。

五更，二女娘悄然出營，逕至湖畔，見殘月在天，參橫斗轉，浩浩波光，清風欲動，正雪消水漲，無異彭蠡滔天也。有詩為證：

一片溟蒙色，風聲與浪俱。最憐素女鏡，欲鬥玉龍珠。

帆轉輕如葉，舟旋迅若裊。誰知煙靄際，有個小貞姑。

遙望水氣霏微之際，現出燈光一點。公孫大娘曰：「此即伊人所在。」遂摘柳葉一片，以左指畫道靈符，吹口氣，擲於湖面，化作舴艋小舟，與飛娘攜手而上，呼陣順風，直吹到西岸。有只漁艇，一女子年可二八，蓬首垢面，衣裙襤褸，赤著八寸長的雙腳，拖著草鞋，淒淒的對盞孤燈，獨坐小艙之內。

公孫大娘竟與飛娘一躍入舟，那女子道：「莫不是要買魚？我這裡沒有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不買魚。」女子又道：「想是要渡人麼？我從不會蕩槳的。你們兩位來得蹣跚。」公孫大娘應道：「正來要度人，是要度人出世成仙的。有緣而來，並不蹣跚。」那女子含著雙淚，欲言又止。

這是為何緣故？原來此女是大理寺丞胡閏之女，即胡傳福之胞妹。左臂彎生有玉字文，乳名曰胎玉。其母王夫人臨刑時，從懷中墮地，剛有兩歲。劊子手將來送給功臣之家。及長大，為孀下婢，名曰郡奴。因根器不凡，還記得當年滅族之禍，就立定了志氣，斷不適人。頭髮一長，即自剪去。面容污垢，身體醜陋，經年曆夏，總不梳沐。同行女伴，從未見其有喜笑之容，戲呼曰日貞姑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其主人與寵妾在房內裸體淫媾，時已曉印臨窗。胎玉不知，偶在窗前走過，日光照見一影，其主疑她竊聽，就痛打一頓，趕逐於外。胎玉覓路出城，要去投江，天已昏黑，為一漁翁所救。詢知來歷，憐其忠臣之女，恐有人追尋，生出事來，所以避入高郵湖，已經半載。胎玉自想終無了局，每向漁婆說，要削髮為尼，苦無其便。今聽了公孫大娘度人一語，觸動苦衷，不禁酸楚起來。

公孫大娘看這光景，料是個落難的女子，遂道：「你莫悲苦。你知道山東有個活菩薩麼？」胎玉道：「可叫做佛母？我聞漁翁說，他差兵將來取揚州。但既是成佛的，為何在塵世呢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他是菩薩的心腸，做英雄的事業。要建文皇帝復興，為這些忠臣烈女報仇雪怨的。知道你在這裡，所以差我來度汝。」就指著范飛娘道：「她也是我度的。」飛娘就將自己始末，說了些大概。胎玉道：「咳，我若學得你們，真是天上神仙了也。」就把前後情由，細細吐訴一番。飛娘道：「如此，你的哥哥早為活菩薩救去，現做著都御史。將來兄妹重逢，是件大喜事，何用悲傷。」胎玉道：「我寸心已死，縱然會著哥哥，也要出家學道的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不消說得。我要問你，漁翁何處去了？他有妻子沒有？」胎玉道：「有個漁婆，並無兒子。聞知他有個兄弟與姪兒，住在揚州，是當兵的。昨日是漁婆的內姪做親，到村子裡去吃喜酒，原說是半夜回來的，所以我坐著等他。」公孫大娘大喜，就與飛娘說道：「廣陵城在我掌中了。只須如此如此。」又與胎玉說明就裡，並教導了她答應的話。

天已大明，漁公漁婆都回來了，尚自醉醺醺的。猛地見有兩個女娘坐在舟中，吃一驚道：「誰家宅眷，來得恁早呀？不像此間人。」胎玉應道：「是我哥哥在山東做了官，差來接我的。」

漁婆笑嘻嘻說道：「我們兩口兒，向來知道是一位小姐呢。」漁翁道：「老婆子，也虧我們伏侍小姐到今日哩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你有好心，就有天賜的造化。你兩個老人家，送小姐到任所，便也同享榮華，豈不受用。」漁翁喜得不得了，便問：「如今可就走呢？」公孫大娘說：「怎就不走。」隨在懷裡取出五六兩碎銀子，遞與漁翁道：「先賞你買酒吃。還要煩你同我們到揚州城內，買些新鮮衣服來，與小姐穿著，好走路。」漁婆笑得一臉的皺紋，接了銀子說道：「我們救小姐時，夢見是位仙女到我船裡，而今倒是一位大貴人哩。」漁翁道：「蠢老婆子，你哪知道一品夫人原是仙女做的。只今就有許多湊巧。人說揚州各門緊閉，只有西關教走，還要盤問，偏偏是我兄弟孟老兵與姪兒守著。我送兩位大娘，怕不進去？」即便解纜的解纜，撐篙的撐篙，順流而下。過了召伯埭，公孫大娘呼漁翁進艙說：「你若要安享富貴，順要如此這般。只用開口說句話，不用著你去做事的。」漁翁欣然一一應承了。公孫仙師即與范飛娘，同扮作村家模樣。將近揚城，隨漁翁上了岸。吩咐漁婆回船，到湖西舊處等候。

三個廝趕著，走到鈔關西門，見是掩的。漁翁便叫聲：「兄弟開了。我有我媽媽的姪兒，新做了親，打發兩個婦人進城買些東西。」那守門卒聽是哥子聲音，便開了放進。漁翁道：「兄弟，我兩日賣魚順利，要與你同吃三杯。我買著酒等你回來。」就一逕到了兄弟家裡，叫弟婦出來相接了。公孫大娘二人進去。

直到二更，老兵父子方回家。便問：「今日同你來的兩人婦人，何處去了？」只見公孫大娘搶到面前說道：「在你家下。我且問你：還是要做官，還是要做鬼？不瞞你說，我們是濟南帝師駕下兩位劍仙，奉命來取這座城子。你可依得我行事麼？」老兵大駭，問漁翁道：「哥哥，你是老實人，怎麼做起這樣事來？」

范飛娘正在一邊舞劍，將庭中一塊大青石，一劈兩半，說：「如有不從者，此石是榜樣。」公孫大娘也拔劍而舞，雙足離地五、六尺許，一團劍光，滾若閃電。霎時間把劍向階沿石上一插，直到劍盤而止。那時都嚇呆了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到是老兵的老婆說道：「我們是個小卒，城中兵馬甚多，只恐成不得事。還求再思。」公孫大娘應道：「若再要一個人，也不算奇了。我看你有福分，受得夫人誥命起的，切莫錯過。」老婆又道：「兩位有本事來，定然有本事做。我們是沒本事的，怎樣做法，求說一說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話才是。最容易做的。且到臨期說與你。」范飛娘便取出個小口袋，向桌上一傾，都是黃白之物，約有三百金，說：「事成之日，你們父子夫妻，衣紫腰金，五花冠誥，是件大喜事。我先送一分賀禮，請收了。」

老婆見了多少金銀，便道：「你拚這老性命，賣與兩位罷。」老兵道：「若不說個明白，我知道做得來做不來？丟了性命，有恁的錢財享用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不要你去動刀動槍的，我今先說大概與你。你只看守著城門，等大軍到時，開關放進。你兒子只要扮作報軍，先去報說：城內有無數賊兵，殺起來了。就是你二人的功勞。那老漁翁，我與他字一紙，到我軍師營門投遞過，原在漁船內靜候。一切行事，總是我二人去，與你們絕不相干。可做得呢？」老兵等方齊聲應道：「做得，做得。」

公孫大娘道：「你父子仍去守門，明夜回來與你號令。」漁翁喜得指手划腳，向著老兵道：「兄弟，可見我老實人，倒撞著了造化哩。」

當夜無話，黎明時候，公孫大娘寫了送高軍師的一小札，教漁翁縫在衣領內，打發先去。自己在新舊兩城各處走遍，看了堆貯糧草的所在，買了硫黃鐵硝引火之物，仍回到孟老兵家下。他兒子已在等候。公孫大娘問：「你有號衣號旗麼？」應道：「有的。」又問：「你穿了號衣，執了號旗，可直到得營門麼？」應道：「去得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可是易的。你看廣儲、保揚二倉火起

時，就飛馬向自己營前，大聲報說：城內有無數賊人放火，殺人各衙門內，連自己的兵將都反了。若盤問你時，只說賊人都在東北，我是西關守卒，不知多少。報了之後，你自擇穩便處躲著，候城中安定，逕來受職做官。」小卒依令去了。老兵回來，公孫大娘問：「你同守門的有幾個？」應道：「向來只是我父子。近因緊急，又添了四個，都與我相好的。」

公孫大娘道：「如此卻好。有些妙藥在此，你去打斤好酒，調人些少，給他吃三杯，便醉得不知人事了。」老兵道：「不要藥殺了他？」說：「只半日便醒，不妨事的。這不是你一個人獨守看門了。看我家兵馬，是頭上都帶紅巾的，即速開關放進。若是你們兵馬回來，切不可開，切不可開。」老兵道：「若不開，他殺進來，怎麼處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你的功勞，就在不開進自家的人。若外邊殺入，你就躲了，自有人來對敵。」老兵大喜，領命去了。然後與飛娘說道：「今早見城東北敵樓面前，豎著兩校蛇矛，有二丈來長短，是擺列著看的東西。那裡守兵獨少，想是倚著城外結營之故。你到二更以後，帶著一盞小燈籠，藏個火種，悄悄向城根伏著。只看火起時，疾走上城，用我的飛劍，殺散守兵，即將燈籠點著。並自己白綾號旗，紮於蛇矛之刃，豎立城頭。但望城外賊被殺散，如飛向西關門接應老兵，緊守著城門，我放火後也到西關來會，以防意處。」各人行事不題。

卻說高軍師與燕兵對壘三日，見他不敢出戰，意欲用火攻敵寨，忽探路卒報拿一漁翁，說是公孫大娘差來的。軍師即令喚進，在衣領內取緘呈上，寫著八句云：

城內燒糧草，城上豎旗號。西關是乾方，專候軍師到。

遣將殺賊人，還須用智巧。寄言滿將軍，偶爾非所料。

軍師看了大喜，屏退左右，細問漁翁，方知始末。隨賞銀百兩，令於平定揚城之後，送胡小姐入城。漁翁遵命自去。

軍師隨請景僉都、滿釋奴，並各將佐，齊赴中軍，看了緘帖，莫不錯愕贊歎。景僉都道：「偌大城池，卻在兩員女將掌握之中，我當愧死。」高軍師道：「初不過訪一貞女，遇一漁翁，便在這個裡頭做出非常之事，建立非常之勳，亦千古以來非常之女子也。」即傳密令：「平燕兒、雷一震、小皂旗、卜克四將，隨我攻彼中營。景僉都與崇南極、盛異、彭岑、馬千里攻其左營。滿將軍率領牛馬辛、張鵬、盧龍三將，攻賊右營。一見城中火發，務些齊心並力，端破賊壘。賊奔於東北者，金都追之。奔於西南者，滿將軍追之。逼他棄城而去，方可回師。我與雷將軍等先殺人城，接應兩位女將。廝殺全用馬軍，其步卒仍著守寨。」

部署已定，同景僉都憑高而望。時正建文十六年春二月十五夜，皓魄初升，蒼煙欲淡，空蒙靄靄之間，帶著千重殺氣。

高軍師不禁慨然，命酒小酌。僉都太息而言道：「耿炳文以三十萬，李景隆以六十萬，皆敗於燕逆數千之眾，人耶？天耶？」

高軍師應道：「天人各居其半。兵太多，雖良將亦難約束，何況庸材乎！今以庸材而將多兵，安得不敗？故國之敗於庸材，人也，而生此庸材，為君所不知而用之，天也。從來治亂興亡，類皆若此。」僉都道：「良將用兵，自然能以少擊眾，而何以兵多而返不能約束？淮陰云：多多益善。夫豈誇言耶？」高軍師應曰：「然，彼此語驕於漢高耳。夫戰者氣也，唯勇士能作氣，而怯者隨之。勇者多而怯者少，則怯者氣作面亦與之俱勇。若使一軍皆勇，則一夫之氣，勝於百夫，是故氣作而可以一當百。若至有數十萬之眾，則勇者一二而怯者八九，怯者之氣萎靡不振，則勇者亦與之俱消。而況未知紀律，未經訓練者哉！袁紹、曹瞞、荷堅，皆以奸雄之才，縱橫天下而至敗亡，則皆以百萬。我帝師勤王以來，至於今日，所降兵卒不可計算。師貞先生止取十一於千百，將不滿萬，莫敢撻鋒。」

說未竟，遙見一騎馳至燕營，有似報軍樣子，而城中黑煙驟起，烈焰撲天，燕軍後營早已移動。高軍師立命大開營門，震炮一聲，十二員上將一齊殺進，如烈風驟雨，直砍敵營。燕軍先聞報說城內奸細作亂，兵士皆反了，各人戀著家下妻子，誰肯捨命，唯有拋戈棄甲，覓路逃生，不戰而潰。茹、王佐、解縉回首一望，見城樓上豎著面素綾銷金龍鳳帝師旗號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心知亂在東北，亟向西南而走。唯吳玉一軍，為僉都截住，只得向東奔逃。時高軍師疾向西關，才到得吊橋邊，城門已經洞開，卻不見有一人，遂率軍至府衙門。廳縣各官，早已齊齊整整，皆來跪接。軍師一面令人救火，一面安撫百姓，招降兵卒。隨問：「知府何在？」郡丞馬凌雲跪稟缺員，呈上金印。又問：「馬凌雲，汝年尚少，未必是建文皇帝的舊巨子，食其祿者忠其事，何故降得這般容易？」答道：「是罪臣子妻妾所教。」軍師大笑，各還原職。

原來馬凌雲是胡淪之婿，一妻一妾，總是他的女兒，一個親女，一個義女，就是月君降鹿怪時救出來的，所以極力苦勸丈夫歸順。這句妻妾所教的話，尚未說到究竟，只因景僉都到來，不敢再說，各自退去。時崇南極、雷一震等，各獻燕將首級，崇北極已自縊死，城中兵民無不安定。落後滿釋奴等四將回來，說：「追趕燕兵二十餘里，殺者殺了，逃者逃了，只剩得四十餘騎，走投沒路，正要擒他，不期河邊有船伺候，被賊接應而去。」

且住，其逃脫性命者，就是茹王常、解縉、王佐，並幾個親隨心腹，後來茹王常受誅，解縉遭戍，王佐革爵，此係燕朝之事，不在本傳之內，請看再演下文。